

刘醒龙

文学是一种可能，
是一种对抗现实荒谬的希望，是对仇恨、
暴力、淫秽、恐惧、无耻、绝望、
怯懦、虚妄、妒忌、猜疑、死亡等
反价值观念的仁爱的和解。

自选集

刘醒龙◎著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选集系列

海南出版社

自选集

刘醒龙◎著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醒龙自选集 / 刘醒龙 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443-2544-8

I. 刘...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3072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刘醒龙自选集

作 者: 刘醒龙

责任编辑: 刘 靖

特约编辑: 吴 鸿 汤万星

装帧设计: 方阿之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总经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1.75

字数: 770 千

书号: ISBN 978-7-5443-2544-8

定价: 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自序

在人对文学的想象中，通常受到形式主义的引诱，将文学当成了某种日常事物。真正的文学不是诗、散文和小说，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意义；不是历史、现实或未来，而是一个阶段的自身与社会进行沟通的良知；不是檄文与颂歌，而是每个人以思想为背景的审美。文学是一种心灵状态，它可以表现为个人的，归结到底还是群体的。文学的最佳状态是包括写作和阅读在内的许许多多心灵聚在一起反复碰撞。所以，不是所有的书都是文学，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是书。

二十二岁以前，我绝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会成为作家。萌发这样的念头是二十二岁以后的事。这之前，我唯一的梦想是当兵。

将写小说当做自己一生的理想，是我在一夜之间做出的决定。

后来我总在想，那个不眠之夜真是一种天赐。

我一直相信，如果当兵，我会是一个很棒的中尉。身在文学中，基于同样的理由，现在我也同样相信自己。因为文学是另一种沙场。很多时候，当我面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时，我会惭愧地觉得自己没有他们做得好做得优秀。有正确想法的人很多，有正确行为的人却少了下来。

对于一个文学形象的创作者来说，现实生活还要求自己必须不断地对自己有所创造。唯有这样做下去，文学及作家本身才不会流于平庸。文学是崇高的。这并不等于说，只要涉足文学，一个人就会自然地跟着了不起。

书写之想象并非只是虚拟的天马行空，它的最大难度是对生活本身的想象，既要超出人们的普通智慧，又不能脱离生活的本真。它不是纯技术的，而是用潜意识来对宏大与微观世界同步进行把握。写作是为了完善一个人的生命。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我一直将自己的每一段经历当成文学的不同阶段，因为它是生命对文学的想象。反过来，亦是文学通过书写完成对人的想象。

一切天赋其实就是对自身潜力的发现，对自我能力的清醒，就是明白自己有哪些事情是做不了，也做不到。当我认识到自己这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时，就不敢再有别的念头，一心一意地深入到文学里。为此，我不得不宽待自己，时常对自

己说，偶尔也对别人说，一个人一生能将一件事情做出色，便是天才。也是的，天才本来就在我们身边，让它变得神秘的原因是事成之后的传说。那些绝顶聪明，上下能通天文地理，纵横可达五湖四海的人，当然出众。做不了这许多，将一点一滴做得格外精彩，同样意义非凡。所以，文学天赋就是对母语的深情领悟。

1997年7月20日，我经历了一次国内媒体没有任何报道的空难。死里逃生的感觉真是太孤独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所有的点点滴滴完全依靠自身来化解，活着真好，生活真美的概念，从虚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真实后，我也突然察觉到了个人短暂生涯的全部细节。当然也就明白了，机遇就是不要总想着将天下的好事独自占尽。

接下来能够明白的道理就很简单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无一例外，全都是对上苍所给予的生命的想象——生命的尽头在何处，生命的极限在哪里？对于文学，它的略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想象是深情的，是充满爱的，而且，它还是格外感恩的。

刘醒龙

2008.3.31

目 录

自 序	1
中篇小说	1
凤凰琴 / 3	
大树还小 / 41	
分享艰难 / 74	
挑担茶叶上北京 / 120	
清明 / 154	
割麦插秧 / 174	
音乐小屋 / 208	
秋风醉了 / 232	
菩提醉了 / 274	
清流醉了 / 322	
致雪弗莱 364	
散 文	431
母亲 / 433	
大功 / 436	
胡杨 / 440	
十年 / 444	
为哈尔滨寻找北极熊 / 448	
楚汉思想散 / 456	
真理三峡 / 464	
人性的山水 / 466	

一种名为高贵的非生物	/ 468
在记忆中生长的茶	/ 471
九寨重重	/ 474
松鼠妩媚	/ 477
唐诗的花与果	/ 480
有一种伟大叫巴金	482
诗 歌	487
用胸膛行走的高原	/ 489
一树无名（组诗）	497
讲演与对话	501
爱是一种环境	/ 503
只差一步是安宁	/ 508
血脉流出心灵史	/ 514
小说的智慧	/ 527
傲然与风骨	/ 531
圣是深刻的痛	539
长篇小说	555
弥天（选章）	
第七章 肉体关系	/ 557
第八章 安徽有鬼	/ 574
第九章 有种人很狗屎	/ 591
第十章 一六零五	/ 608
第十一章 女儿尖尖	/ 619
第十二章 雪上灯花	/ 631
附 录	
刘醒龙主要著作年表	655

中篇小说

天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学校依然在升国旗，张英才要余校长让他亲手升一回国旗，他在笛声中一把一把地拉动绳子，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了凤凰琴声。他忍不住回头一看，见舅舅和余校长正在合作，弹奏着国歌。

凤凰琴

阳历九月，太阳依然没有回忆起自己冬日的柔和美丽，从一出山起就露出一副让人急得浑身冒汗的红彤彤的面孔，一直傲慢地悬在人的头顶上，终于等到它又落山了时，它仍要伸出半轮舌头将天边舔得一片猩红。这样，被烤蔫了的垸子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狗黑溜溜地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一团团黄东西惊得满垸咯咯叫，暮归的老牛不满地哼了一声，各家各户的烟囱赶紧吐出一团黑烟。黑烟翻滚得很快，转眼就上了山腰，而这时的烟囱开始徐徐缓缓地飘洒出一带青云。

天黑下来时，张英才坐在垸边的大樟树下看完手里拿的那本小说上的最后一页。这本小说名叫《小城里的年轻人》，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他很喜欢它。七月初高中毕业回家时，他把它从学校图书室里偷来了。那次偷书是较大的行动，共有六个人参加，都是些高考预选时筛下来的，别人尽挑家电维修、机械修理、养殖种植等方面的书，他只挑了这一本，然后就到外面去望风放哨。张英才不记得自己已看过几遍，听说舅舅要来，他就捧着这书天天到垸边去等。一边等一边看，两三天就是一遍，越看越觉得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好。近半个月，他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在远远地走着，每每到前面的岔路口便变了方向，走到邻垸去了。今天是第三次，太阳下山之前，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那岔路口上，和他的目光分手了。张英才闭上眼睛，往心里叹气。天一暗，野蚊子都出动起来，有几只很敏捷地扑到他的脸上，叮得他肉一跳，一巴掌扇去将自己打得生痛。他爬起来，拿上书往家里踱去。

进门时，母亲望着他说：“我正准备唤你挑水呢。”张英才将书一撂说：“早上挑的，就用完了？”母亲说：“还不是你讲究多，嫌塘里的水脏，不让去洗菜，要在家里用井水洗！”张英才无话了，只好去挑水。挑了两担水缸才装一小半，

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说：“我看到舅舅到隔壁垵里去了。”母亲一怔：“你莫瞎说。”张英才说：“以前我没做声。我看见他三次了。”母亲怔得更厉害了，说：“看见也当没看见，不要和别人说，也不要和你父说。”张英才说：“妈你慌什么，舅舅思想这样好不会做坏事的。”母亲苦笑一声：“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不然，我早就上他家去了，免得让你天天在那里苦盼死等。”张英才说：“她还不是仗着她叔叔在外面当大官。”母亲说：“也怪你舅舅不坚决，他若是娶了隔壁垵的蓝二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人还是不高攀别人为好。”张英才很敏感：“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母亲忙说：“你这伢儿怎么尽乱猜，猜到舅舅头上去了。”张英才咬咬牙说：“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我把丑话说在先，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我连根草也不帮家里动一动。”说着他操起扁担，挑着水桶出门去，在门口，脚下一绊险些摔倒，他骂了一声：“狗日的！”母亲生气了：“天上雷公，地下母舅，你敢骂谁？”张英才说：“谁我都敢骂，不信你等着听。”果然挑水回来时他又骂了一声。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自己却先哭了起来，嘴里声称：“等你父回来了，让他收拾你。”

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母亲说刚才他突然头疼起来了。父亲说：“屁，是读书读懒了身子。”说着气就来了，“十七八的男人，屁用也没有，去年预选差三分，复读一年反倒读蚀了本，今年倒差四分。”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还用手指塞住耳朵。后来母亲进房来，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小声说：“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比苕还苕了。”又说，“你也真是的，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哪怕是比去年少差一分，在你父面前也好交代些呀！”闷了一会儿，张英才就出了一身汗，他撩开被子见母亲走了，就下床，闩上门，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女同学写信，他写道：我正在看一本《小城里的年轻人》，里面有篇叫《第九个售货亭》，写得棒极了！而你就像里面那个叫玉洁的姑娘，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写了一通后，他忽然觉得没话写了，想想后，又写道：我舅舅在乡文教站当站长，他帮我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这个单位大学生很多。至于是什么单位，现在不告诉你，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写完后，他读了一遍，不觉一阵脸上发烧，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画掉，犹豫半天，还是留下了。回转身他去吃鸡蛋，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天下女伢儿都爱听假话。”鸡蛋吃到一半，他忽然想起自己一分钱也没有，明天寄信买邮票这样的小事，还得伸手朝父母讨钱。他勉强再吃了两口，怎么也吃不下去了，推开碗，仰面倒在床上无声地哭起来。

张英才醒来时，才知道自己睡了一夜，连蚊帐也没放下，身上到处是红疱

疱，痒死个人。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觉得肚子饿极了，他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隔夜的鸡蛋不能吃，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这时，母亲在推房门。他懒得去开门，他知道那门闩很松，推几次就能够推开。

推几下，门真的开了，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你舅舅来了，你态度可要放好点，别像待我和你父一样。”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叹口气，端起碗三两口就吃光了。张英才想提醒母亲，话到嘴边停住了。他穿好衣服走到堂屋，冲着父亲对面坐着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了声舅舅。

舅舅说：“英才，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父亲说：“蠢货！还不快谢谢。”张英才看了一眼舅舅的脚，从乡里到这儿有二十多里路，这大清早的露水重得很，舅舅的皮鞋上却是干干净净的。他觉得自己心中有数了，嘴上还是道了谢。舅舅说：“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想代课的却有几十个，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你抓紧收拾一下，吃了早饭我送你到界岭小学去报到。”张英才听了耳朵一竖：“界岭小学？”母亲也不相信：“全乡那么多学校，怎么偏把英才送到那个大山杪子上去？”舅舅说：“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所以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父亲说：“不是还有一个名额吗？”舅舅愣了愣才回答：“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站里研究后，给了隔壁垵的蓝飞。”母亲见父亲脸上在变色，忙抢着说：“人家蓝二婶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那你就弄碗农药给我喝了算了，看谁来同情你。”舅舅不高兴了：“别肉嫌肥，不干就说个话，我好请别人家的孩子，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父亲一听软了：“当了宰相还想当皇帝呢，人哪不想好上加好呢，我们这是说说而已。”母亲抓住机会说：“英才，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一直没做声的张英才说：“收拾个屁！我不去代课。”

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摆在堂屋里，要张英才随粪车一路到镇上去拉粪。张英才瞅着粪桶不做声。舅舅挪了挪椅子，让粪桶离自己远点，离张英才近点，边挪边说：“你没有城镇户口，刚一毕业就能到教育上来代课就算很不错咧。再说你不吃点苦，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帮忙说话呢？”父亲在一边催促：“不愿教书算了，免得老子在家没个帮手。”张英才抬起头来说：“父，你放文明点好吗？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父亲愣愣后将粪桶拎了回去。

母亲早就进房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去了。堂屋只剩下舅甥二人。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和舅舅离得更近些，贴着耳朵说：“我知道，你是昨天来的，先去了隔壁垵里。”停一停，他接着说，“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下不接地的地方，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舅舅回过神来：“你这伢儿，尽瞎猜，我都快五十的人

了，还不知道卒子该怎么拱？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待了整十年才解决了户口和转正。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文教站长。”

舅舅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要张英才戴上。张英才很奇怪，自己又不是近视眼，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嘛。舅舅解释半天，他才明白，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当理由，站里其他人才同意让他出来代课的。舅舅说：“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再狠的关系也难办。理由小不怕，只要能成立就行。”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头昏得很，他要取下，舅舅不让，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却耽搁了，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还说，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他戴了眼镜去，他们会看重他一些。另外，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

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连叫：“不行！不行！”父母亲不知道情由，从房里钻出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叫不行！”父亲还骂：“你是骆驼托生的，生就个受罪的八字。”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说：“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说完便进房里去，片刻夹着那本小说出来说：“舅舅，我们走吧！”母亲说：“还没吃早饭呢！”张英才说：“我今天走上工作岗位，该舅舅请我的客。”舅舅很爽快地点点头，让张英才的父母很是吃惊，几乎同时说：“这不是屁股屙尿——反了吗！”

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垵里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块地盘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儿比一样。张英才不听，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白读。临和家里人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吗？

舅舅是诚心请张英才的客，一路上逢卖吃的地方就进去问，但大家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处店子仍是这样，舅舅只好买上十根油条塞进他提着的网兜里，却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张英才的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陡得面前的路都快抵着鼻尖了。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舅舅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舅舅要他别急，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舅舅说，看见别的老师打学生时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舅舅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回头问蓝飞的母亲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朦胧中他觉得有些异样，摘下眼镜一看舅舅正在揉眼窝。

之后没有再歇，一口气爬上界岭。一排旧房子前面一面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啪

啪响，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贴在墙上的两张红纸写着两条标语：欢迎上级领导来校指导工作！欢迎新老师！张英才摘下眼镜读了标语后，心里多少有点激动。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中年男人，很响亮地叫：“万站长，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这可是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舅舅笑笑说：“还不是想来赶早饭！”说着就向张英才介绍，说这人就是校长，姓余。又将张英才向余校长作了介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屋弄早饭吃。余校长亲自动手炒了两碗油盐饭端上来，正吃着又进来了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育梅。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舅舅这时吃完了，抹抹嘴说：“也好，全校的教职工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舅舅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说得很起劲，一本正经的，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出去小便，走到外面溜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舅舅终于讲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讲。余校长讲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邓育梅见了毫不客气地说：“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说着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说起来，刚说了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舅舅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邓育梅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育梅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接下来是孙四海说，孙四海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然后就没事了。

舅舅也不追问，起身后要到教室去看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正想问，却听到舅舅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我让他们自己刻的。”张英才看见舅舅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张英才见舅舅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育梅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正说着，舅舅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邓育梅说：“四十二个。”舅舅说：“你

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邓育梅说：“别人都请假了。”舅舅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邓，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去哟！”邓育梅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在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余校长给他腾出的一间宿舍时，他瞅空问舅舅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舅舅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舅舅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才知道这是一只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他问：“舅舅，这是什么琴？”舅舅看也不看，边挂蚊帐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是：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舅舅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这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育梅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余校长叫他们去吃饭。正吃着，学生们都回来了，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望着直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吗？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舅舅开口叫：“老余，你等等。”说着转身叫张英才回屋去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让老余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大口大口地吃着分到手的一半截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舅舅问余校长，哪几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余校长指了三下，张英才连续三次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舅舅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老婆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你全家都得垮。”余校长叹气说：“我不是党员，没有党性讲，可我讲个做人的良心，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村里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吗？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

五来一趟，送些鲜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张英才的舅舅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老婆。余校长拦住坚决不让进门，口口声声称谁见她那模样，准保要恶心三天。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房里的人，那女人就在里面蔫妥妥地说：“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作罢后，余校长就劝张英才的舅舅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黑了就难办了。舅舅说：“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停了停又道，“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就此托付三位了。”邓育梅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舅舅第一次笑了。邓育梅见缝插针，猛地问：“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张英才听了心里一愣，他见旁边的孙四海也竖起耳朵等回音，舅舅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看见舅舅走远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旁边的邓育梅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一看舅舅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舅舅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百度，你就说是四百度。”张英才说：“我还以为你跟我说什么秘密事呢！”舅舅没理，走了。

剩下他和他们三个时，他们果然问他的眼镜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最终仍说是四百度。孙四海借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舅舅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个年级分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跟上去趁机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齐叫起来，说这是余校长养的，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上黑得早，看着似黄昏，实际才四点左右。学校放学了，没有走的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一个个头较高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拨弦，右手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知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一望，见孙四海和邓育梅一左一右背

靠背地靠在外面的旗杆上，各人横握一支竹笛，正在使劲吹。

山下升起了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铺着一块块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吹褪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吹出的曲子觉得很耳熟，听下去才搞清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节奏却是慢了一半。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低，缓慢地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心里跟着哼一句试试，那节奏，半天才让他哼出“幸福的歌儿”几个字。他也走到旗杆下，道：“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他们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

忽然哨声响起，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跟着那十几个学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带头的那个学生身上的破褂子用手理理。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个队伍的后面，他看到一溜瘦干干的小腿都没有穿鞋。这边余校长见还有好多破褂子在等着他，就作罢了。这时，太阳已挨着山了。余校长猛地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降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邓育梅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张英才答：“我在余校长家搭伙。”邓育梅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吗？走，上我家去吃一餐，习惯得了，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张英才推了几把，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只是要翻两个山包。邓育梅的老婆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痢眼。邓育梅见张英才老看她，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没回，她夜里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个残疾。”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吗？”邓育梅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吗？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计嫌。”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邓育梅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